

# 草木与人间，俱美

## ——浅谈《人间草木》的审美感受

罗美琳

华南师范大学

**【摘要】**《人间草木》是汪曾祺记录花鸟虫鱼、童年回忆、旧人旧事、旅行见闻的散文集，作者以温和幽默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幅如画美景，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小物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哲学之美尽在不言之中。为进一步探究其美学价值，本文将从文集所述场景、所用语言、所现哲理给读者提供的审美感受进行剖析和研讨。

**【关键词】**审美；美感；画面；语言；哲理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1.929

“人总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这大约是大多数人对《人间草木》的第一印象——没有太强的力量感，但温柔、质朴、有朝气。它适合午觉睡醒后躺在凉席上慢慢阅读，或是茶余饭后坐在院中细细品味。看书的过程就像在经历一场旅行，汪先生如同一位导游，将他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娓娓道来，读者被他带着走过大好河山，轻吻草木，细嗅人间，通过书中文字之呈现发现许多“美”的人事。作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士大夫”，汪曾祺很擅长用语言绘制他看到的美。这种美不仅是呈现事物本身的靓丽，更多的是传达一种生活态度，继而让读者在多方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和体验，并由此展开思考。

### 一、画面美——场景的如画性

汪曾祺不仅是出色的小说家、散文家，也是一位在绘画上颇有造诣的水墨画家。他的画作有着个人独特的风格和魅力，简洁又不失重点，丰富而不花哨。《人间草木》散文集在对植被草木进行描写的过程中也凸显了他进行水墨画创作时的一些手法和方式，因此，他创作的《人间草木》具有很强的如画性，其塑造的画面场景深刻地映射着水墨的典雅与温馨。

#### （一）线条简练尽显简约之美

简单、留白是汪曾祺画风最大的特点。他喜欢并擅长用最少的线条表达自己想表现的，且这种方式非常成功。在《煮面条等水开》这幅作品中，汪曾祺非常简单地绘制出了捕捉蜻蜓的场景。一只蜻蜓，两点眼睛，一笔身体，翅膀用线条勾勒，并无填色；一只网兜，只有柄和圈，连网纱都没有（不认真观察甚至看不出这是一只网）。还有一幅作品：《秋色无私到草花》，整张画上只有一枝花，几多紧凑的小花和零星的叶片点缀在画面上部，画面的中部及下部只有一条修长笔直的花茎，其余都是留白。这样的构图和绘画方式能使画面的填充感恰到好处，并不会显得整体空虚单调，反而营造出一种简洁干练的美感，为观赏者留下思考和遐想的空间。

不难看出，汪曾祺个人崇尚简单朴素，这份性情除了体现在他的画里，同样表现在他的文章当中。《人间草木》对多种植物草木都有描写提及，但并不是对每种都进行深度刻

画。在第一辑的“花园”一章，汪曾祺将笔墨着重给到了巴根草：“巴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在“夏天”一章里，巴根草和它的歌谣再次出现，从童年回忆的歌谣，到微不可闻的拔草声，各种细节将它对于作者的意义堆砌了起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其他的草儿就没有这么光鲜了。虎耳草在全篇只有一句“有股腥味”，紫苏、珠兰、牵牛花等花草也只有寥寥一句带过。通览全篇，这样的现象存在于每一章每一节之中，对汪曾祺来说有意义的、印象深刻的，他会给予足够的叙述和回忆向读者描绘美好率真的画面。那些不太重要的，作者就吝啬于多说一字。有重有轻，详略交替，突出亮点画面，隐藏省晃小节，形成一种阅读平衡，与其水墨画的呈现效果一致，此为简约之美。

#### （二）色彩鲜明尽显纷繁之美

色彩，是画面的精髓。鲜亮多彩的颜色能增添画面的美感，吸引观赏者的眼球。汪曾祺在作画时也格外注意色彩的使用。例如，现实中的紫藤是单纯的紫色，但在水墨画《紫藤》中，汪曾祺用了红、蓝、黄、紫四种颜色修饰紫藤的花瓣，用绿、灰、黑三种颜色表现紫藤的叶和茎，色彩搭配跳出传统印象，丰富而不花哨，有着一一种饱满充实的美感。《人间草木》第一辑第六章“葡萄月令”中如此写道：“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得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汪曾祺用文字描绘这些风物给人带来的观感映像时，往往十分注意对文字所能营造出来的情境的构思和布局，讲究画面感和呈现感。<sup>[1]</sup>从色彩来看，“白的”“红的”“紫的”“黑的”颜色各异，层次分明，有清浅鲜亮的也有暗淡沉稳的，这些颜色共同构成了葡萄园的“画面感”，如画性由此显现，形成了一种纷繁之美。

### 二、语言美——自然与破碎

散文集，重在一个“散”字。这个散不是分散的“散”，而是慵懒的“散”。《人间草木》就是如此，汪曾祺什么都谈，什么都懂，却不自诩清高，只是和蔼平等地与读者进行对话，语句率真可爱，漫无目的，独具一份自然而

破碎的美。

### （一）语言随性尽显自然之美

《人间草木》的语言特点是随意、平和，不刻意雕琢，重点体现出作者心中所想，达到效果后见好就收，没有过多的抒情煽情。“花园”一章中，汪曾祺俏皮地将天牛形容成懒懒先生。“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运用拟人的手法加以修饰，展现出天牛的不同状态，其生性温和及无攻击性的友善便跃然纸上。段末以“不说也好”结束，点到为止，也说明以上就是天牛给汪曾祺最深刻的印象。

在“夏天”一章中，汪曾祺谈到了香瓜。香瓜的种类有很多，状似牛角，瓜皮淡绿的叫牛角酥；嚼上去有黄瓜香，不甚甜而脆，谓之虾蟆酥；还有一种，不甜极面，孩子们说奶奶会一边吃，一边“哼”，所以叫“奶奶哼”。对各种瓜类进行描写时，汪曾祺的语言使用简而精，极巧妙抓住瓜类之间不同的特点进行放大，形象生动，要是将这些瓜摆在眼前，读者光是通过这几句语言就能将香瓜们区分。篇章的最后，“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岁月静好，恬淡闲适的生活气息瞬间扑面而来，将随性自然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 （二）语句跳脱尽显破碎之美

《人间草木》虽然篇章多，但大段长文字描写出现不多，尤其在描写自然事物的章节占比更少。一种植物（动物）一般只有几行或十几行的描写，有些甚至只有一行字，写完之后立刻就跳转到下一种事物的介绍上来，毫不拖沓。“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这些描述不同植物，看似没什么关联性的语句在篇章中却恰恰是紧挨着的，且每一个句子都非常之短，拼接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破碎莫名的美感。

然而，这还不是最跳脱的，毕竟珠兰、牵牛花这些都是植物草本，好歹还能攀上关系。接下来提及的文段排列才是真正的放飞性衔接。我们在上文提到过香瓜，香瓜之后登场的竟不是植物，而是昆虫——蝥蛄，在蝥蛄之后的也不是什么生物，而是“乘凉一事”。香瓜、蝥蛄和乘凉三者概念义上没有直接关系，时空及行为上也没有间接关系，但彼此之间是作为上下文衔接的。这种语句上连接的跳脱破碎，乍一看会叫人令人摸不着头脑，可越读就越有味道。随着对整本书阅读的深入，读者会发现文中饱满的叙述和丰富的事物种类基本源自语句破碎性的支撑，随性大胆的段落切换也由此构成了《人间草木》特别的美。

## 三、立意美——生活哲理之美

《人间草木》虽说是一本记叙性、介绍性散文，却也不失生活的烂漫和哲理的探讨。汪曾祺习惯把自己看作世间同鸟兽鱼虫花草树木一般平平无奇的一份子，对万物慈悲，对小物多情，所以能从人间草木里看出一份灵魂来。<sup>[2]</sup>他不仅关注草木之灵，还关注于人文人性之美，于是能在草木与人间的交互之中悟出别样的生活态度，开出一朵哲理的花。

人类很多时候对自然都抱着一种优越感，常以自我的视角和情感代入草木植株，对着世间百花指指点点，说这个雅，那个俗，殊不知花儿们本就各有各的态度，轮不到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对它们评头论足汪曾祺从不以上帝视角看生活，和花草之间保持着平等关系，所以他更能体会自然带给人的美与思考。

说起山丹丹，人们唱的是“山丹丹开花花又落，一年又一年”，有经验的老堡垒户却知道“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对比鲜明，教的是理论要联系实际，生活要脚踏实地的真理。

枸杞子，到处都是，可配药泡酒，人们常关注它的用处。汪曾祺曾在玉渊潭偶然遇到一对捡枸杞子的老夫妻，他们目的不在汲取枸杞的价值，只是单纯童心未泯，捡着玩罢了。人老了，就得学会这样的生活，这段因枸杞子展开的故事让人悟出了生活应有的态度，夫妻间不必只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无论到了哪个年纪，都要学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

汪曾祺追求生命之真善美，他不喜欢人造的琥珀，因为被故意弄死后压进琥珀里的昆虫是缺少生气的，他说“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他并不在意瓢虫身上几个点儿来分辨它们是害虫还是益虫，他说“科学和艺术有时是两回事，北京的孩子叫瓢虫‘花大姐’，这个名字很美。”<sup>[3]</sup>他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发掘各种花鸟虫鱼草木存在的深刻立意，从而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活哲学，成功塑造出一种哲理之美。

### 结语：

花草树木生活琐碎看似稀松平常，但在汪曾祺这里却皆俱风雅，书中字字句句均是贴着大自然所写，每一句都来自人间烟火，勾起不同人的童年、家乡、情怀和审美。《人间草木》是实至名归的美学范本，它以出彩的画面，出色的语言，出众的立意教会读者什么是美，怎样发现美，使人在看清世间万物后，依旧热爱生活。

### 参考文献：

[1] 钟妮. 论汪曾祺散文集《人间草木》的如画性[J]. 智库时代, 2020, (06): 160-161.

[2] 基语馨. 以小物见真情: 读汪曾祺《人间草木》有感[J]. 文学教育(上), 2019, (03): 42-43.